

詩

經

通

諭

詩經通論卷五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王

集傳曰自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  
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  
按此乃歷來相傳贅說也孔子曰雅頌各  
得其所夫雅之所得則風之所亦得風雅  
自有定體其體風卽系之風其體雅卽系  
之雅非以王室卑之故不爲雅而爲風也

苟以王室卑之故不爲雅而爲風則豈各  
得其所之謂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本韻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本韻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本韻哉與也下同

○彼黍離離彼稷

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本韻

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本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小序謂閔宗周按史載箕子麥秀歌曰麥  
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一商一周何以皆  
托黍稷爲辭豈周襲商乎非也按尙書載  
箕微之語皆甚拗曲不順不應作此平易  
歌辭是此詩本爲閔宗周作而後人倣之  
僞爲箕子之歌耳若夫小序則又泥箕子  
之歌爲說而偶中者耳

劉向新序謂衛伋見害弟壽閔之爲作憂  
離之詩以求之無稽之甚而相傳韓詩云  
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之不得憂慙不識

于物視彼黍離離然反以爲稷之苗曹植亦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詩此亦與伋壽事相類皆依託妄言而僞說本之亦以爲尹伯封作又稍變其意以合序說謂秦逐犬戎平王命尹伯封犒秦師過故宗廟宮室而作說詩者牛鬼蛇神至此而極矣黍稷並言黍同而稷異說者以稷之苗穗實爲歷時所見行役之久嚴氏駁之曰使果爲行役之久不應黍惟言離離也不知

毛傳已言之其曰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  
苗之穗之實矣何立予且曲爲實之曰黍  
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植稷之苗  
稷之穗稷之實殊鑿又韓詩以爲視黍爲  
稷亦鑿大抵此爲一時所賦稷之苗穗實  
合初終言以取變文換韻而黍爲首句不  
變與他篇格調多同何必泥耶且寫黍稷  
處亦正見錯綜法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于塙日之

句、法、錯、落、○日、落、懷、人、○與、

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本韻賦

也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佷鷄棲

同

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本韻

此婦人思夫行役之作偽說謂戍申者之妻所作雖鑿而亦略近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本韻其樂只且

賦也○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本韻其

樂只且

大序謂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此据招之一字爲說臆測也集傳謂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此据房之一字爲說更鄙而稚大抵樂必用詩故作樂者亦作詩以摹寫之然其人其事不可考矣

史記稱晏子御意氣陽陽甚自得蓋本此後作揚揚房疑卽房中之樂敖未詳

其二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本韻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

本韻

哉與而此也下同

○揚之



言集言卷之三  
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本韻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

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本韻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

据序謂刺平王使民戍母家其民怨之而  
作此詩集傳因謂申侯爲王法必誅及謂  
平王與申侯爲不共戴天之仇此等語與  
詩旨絕無涉何曉曉爲然据二三章言戍  
甫戍許則序亦恐臆說申侯爲平王母舅  
甫許則非安得實指爲平王及謂戍母家

乎孔氏解之曰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  
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  
申其實不戍甫許也按詩于閒文自多變  
換戍甫戍申乃實事也亦可變換然耶否  
耶吾不得而知之也

彼其之子鄭氏謂處鄉里者歐陽氏謂國  
人怨諸侯不戍申皆可通集傳謂指室家  
則謬矣

中章蒲毛傳白草也鄭氏以爲蒲柳屬木非  
草矣集傳從鄭非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有女叱離嘒其嘆矣嘒

其嘆矣遇人之艱難韻本與也矣○中谷有蕓

嘆其脩矣有女叱離條其歎音矣條其歎矣

遇人之不淑韻本矣○中谷有蕓嘆其濕矣有

女叱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韻本矣

此詩閔婦人遭飢饉而作故云有女集傳

謂婦人自作絕不類

叱離叱字未詳合來恐只是流離失所之

義毛傳訓爲別按別離以後人語未可以

此之音近別而遂爲別也孔氏曰以此與  
離共文故知當爲別義如此說其無確義  
可知因以此離爲別離故以爲夫棄其妻  
其實不然愚意此或閔嫠婦之詩猶杜詩  
所謂無食無兒一婦人也先言艱難夫貧  
也再言不淑夫死也禮問死曰如何不淑  
未更無可言故變文曰何嗟及矣乾脩濕  
由淺及深歎歎泣亦然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

之後逢此百罹奇韻尙寐無咍木韻。比而賦也下同○有

兔爰爰雉離于學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韻本○有兔爰爰雉離

于墮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尙寐無聰韻本

歐陽氏曰我生之初尙無為謂昔尙世無

事閒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謂今時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于羅網

也按以一人比兔又比雉似未安蘇氏曰

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

人肆而耿介之人常被其禍亦求之過深  
作此詩者大抵軍士若桓王好戰他國名  
爲合從實無肯爲王出力者故以免比他  
國之卒以雉自比歟吡字從口從言之訛  
亦同小雅或寢或訛卽此吡方寢動而有  
聲也無吡不言之意無覺不見之意無聰  
不聞之意凡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願熟  
寐以無聞見竒想竒語較茗之華不如無  
生自勝多矣集傳句句增出死字大失詩  
旨絕不成語此詩不欲爲不如無生之直

率而集傳偏以不如無生意解之是可笑也

繻葛之戰以前周室尙無事自是而桓文迭興霸升王降天下大亂矣詩人以我生初後爲言此詩史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本韻○興也下同

○縣縣葛藟在

河之浹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

我有

本韻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

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本韻

序必謂刺平王棄其九族甚無据且如鄭氏謂平王以他人之父爲父固覺突然嚴氏爲之解曰言王終遠我兄弟者謂父是他人之父乎不然胡爲不顧我也于亦字亦不協不若依集傳作民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解較可

以三章之義例之則由父而母由母而昆也以三章皆有終遠兄弟一語例之則末章乃直敘一章二章因昆而先及父母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

搗○取○佳

本韻兮

興也下同

○彼

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

本韻兮

○彼采艾兮

一日不見如三歲

本韻兮

小序謂懼讒無据且謂一日不見于君便

如三月烈至三歲夫人君遠處深宮而人

臣各有職事不得常見君者亦多矣必欲

日日見君方免于讒則人臣之不被讒者

幾何豈爲通論集傳謂淫奔尤可恨卽謂

婦人思夫亦奚不可何必淫奔然終非義

之正當作懷友之詩可也

葛月蕭秋艾歲本取協韻而後人解之謂  
葛生于初夏採于盛夏故言三月蕭採于  
秋故言三秋艾必三年方可治病故言三  
歲雖詩人之意未必如此然亦巧合大有  
思致歲月一定字樣四時而獨言秋秋風  
蕭瑟最易懷人亦見詩人之善言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本韻

○賦也  
○大車嘽嘽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

子不奔

本韻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

之、始、韻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

有如繳日

本韻

小序謂刺周大夫大序謂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頗爲迂折且夫婦有別豈異室之謂乎古大夫何爲使夫婦異室也集傳謂周衰大夫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然于同穴之言不可通淫奔苟合之人死後何人爲之同穴哉此目睫之論也季明德謂棄婦誓死不嫁之詩然以爾與子

皆指其夫思夫自可何云畏而不敢乎偽  
傳說皆以爲周人從軍訊其室家之詩似  
可通爾指室家子指屯之者奔逃亡也

一章大車牛車毳衣毛布衣

###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本韻○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

將其來食賦○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

子貽我珮玖韻

小序謂思賢可從愚按此詩固難解然留

字是留住之留子嗟子國子字卽下之子  
之子之子既非人名則子嗟子國亦必非  
人名嗟國字只同助辭蓋詩人意中必先  
有麻麥字而後以此協其韻也意謂丘園  
之中有麻麥李彼且留而不出故望其來  
施施與來食而彼且不棄我貽我以佩也  
當時作詩者婦人孺子皆有之故間有趁  
韻者此等處正不必強解耳拘儒不知此  
意必欲執泥求解是自惑矣如鄘風之孟  
弋孟庸鄭風之子充亦皆是也如此說詩

千古無敢者然請玩此篇末章之子二字  
則上二章子字自可明子字既明則餘字  
只爲助辭其非共子字爲人名亦自可明  
矣此可爲知者道耳毛傳以留爲姓以子  
嗟子國爲名子嗟爲  
子子國爲父之子又爲子集傳則不從其  
姓從其名之子謂并指上二人皆迂折武  
斷無理且集傳謂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一  
婦人望二男子來不知如何行淫法言之  
大汚齒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

緇衣之宜兮敝

一句一字

予又改爲

本韻

兮適子之

詩經通論

卷五

鄭

七

館兮還。

一字句

予授子之餐。

本韻兮

賦也下同

○緇衣

之好兮。敝予又改造。

本韻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餐兮。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

本韻

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

予嘗謂解經以後出而勝斷爲不誣如此。

詩序傳皆謂國人美武公集傳詩緝皆從

之無異說。自季明德始以爲武公好賢之

詩則改衣適館授餐皆合。不然此豈國人

所宜施于君上者哉。說不去矣。何立子又

以爲武公有功周室。平王愛之而作此詩。

若是第以其德已也私也豈得謂之好賢乎

緇衣下加敝字適館下加還字妙有層次亦使文不排熟

緇衣三章章四句

當作章六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

本韻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

本韻

也

賦也下同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本韻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

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

寺聖道論

卷之九



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本韻

仲可懷也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

小序謂刺莊公子謂就詩論詩以意逆志  
無論其爲鄭事也淫詩也其合者吾從之  
而已今按以此詩言鄭事多不合以爲淫  
詩則合吾安能不從之而故爲強解以不  
合此詩之旨耶其曰豈敢愛之語氣自承  
上折杞言今以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爲  
比謂無與我家事無害我兄弟也

莊公與弟共叔

段以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爲賦謂我豈敢

愛弟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然則豈有比賦相連爲辭之理乎是豈敢愛之明接上文謂豈敢愛此祀不得以爲比昭然矣且以仲可懷爲祭仲之言可懷旣必增之言二字非語氣而懷字亦不穩切諸家主此說者嚴氏最爲委曲以求合其曰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又曰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誦

詩經通論卷五

三

諫也如此爲辭可謂迂折之甚矣

此雖屬淫然女子爲此婉轉之辭以謝男子而以父母諸兄及人言爲可畏大有廉恥又豈得爲淫者哉

季明德曰篇內言折謂因踰牆而壓折非采芣之折此解尤明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奇○語○又、接、得、好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

且仁本韻○賦也下同○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

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本韻○叔適野巷無戲

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本韻

小序謂刺莊公篇中絕無刺莊公之意大序于下篇謂叔不義而得衆尤非既不義矣安能得衆乎集傳本之以爲不義得衆國人愛之而作按莊公入京京人卽辟叔左傳曰京叛大叔段是也是必其多行不義民久怨之可知乃云得衆人愛可乎大抵以此詩主叔段者第以叔之一字耳然何可泥也如必欲泥叔字則謂叔之左右近習之人美之始得一切不義得衆之說

刪去可也餘說見下篇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

火烈其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

其傷女也本韻賦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

襄兩驂也本韻行叔在藪火烈其揚叔善射忌

又良御本韻忌抑磬控忌抑縱送本韻忌叔于

田乘乘馮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本韻叔馬慢忌叔發罕本韻忌抑釋本韻拊

豎弓本韻忌

匡衡封事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匡稱善說詩者不曰叔段而曰國人然則此兩篇亦未必爲叔段矣

兩馬在車中曰服在旁曰駟首章以執轡藏兩服二字

描摹工豔鋪張亦復淋漓盡致便爲長楊羽獵之祖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翔翔

本韻○賦○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也下同

河上乎逍遙

韻本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

右抽中變文通古駟韻本作好

韻本

据左傳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時師已潰散而賦詩者猶爲此言可見詩人之意微婉如此使非傳有明文豈能知爲春秋鄭棄其師之事哉于此見釋詩之難也

彭消軸必非地名不可泥在字彭說文鼓聲又齊風行人彭彭小雅出車彭彭皆作衆意未詳孰是軸車軸也左旋右抽及中

軍正言兵車故上言在軸消未詳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本韻

○賦也

下同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

之司直

本韻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

邦之彥兮

本韻

此鄭人美其大夫之詩不知何指也

一章 侯韓詩云美也此卽諸侯之侯當時稱

諸侯者亦取美義也 ○ 三章 三英自是裘飾

如紕絨之類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

本賦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

韻也○下同○韻本不寔好也

序謂君子去莊公無据集傳謂淫婦爲人

所棄夫夫既棄之何爲猶送至大路使婦

執其祛與手乎又曰宋玉賦有遵大路攬

子祛之句亦男子相悅之辭也然則男女

相悅又非棄婦矣且宋玉引用詩辭豈可

据以解詩乎然其不以男子相悅置于前

者以男女不應于大路爲私也然則亦何以置于後乎

此只是故舊于道左言情相和好之辭今不可考不得強以事實之

執祛言故執手言好下字不失分寸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德△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

翔將翔○先○寫○兒○屬○奇弋○本韻○賦與鴈○弋○上○弋○弋○上讀言加之

與子宜○韻本之宜○韻本讀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韻本○知子之來之○韻本雜佩以贈○韻本

或謂貽之、意、字之誤、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韻本之知子

之好之、雜佩以報、韻本之

只是夫婦幃房之詩然而見此士女之賢矣

一古未以地支紀時故曰鷄鳴曰昧且曰

明星有爛皆指時言也小星不見爲卯詩

不言小星不見而言明星有爛妙筆女曰

雞鳴蚤矣士曰昧且則稍遲矣女于是促

之以興而視夜則又遲矣此賢婦也將舞

將翔指鳧鴈言鳧鴈宿沙際蘆葦中亦將

起而翱翔是可以弋之之時矣此詩人體  
筆涉趣也○二章加籩豆有加之加指熟薦  
鳧鴈也故根弋字來宜宜于食也既食而  
飲酒故根宜字來既飲酒而琴瑟間作乃  
見其莫不靜好矣○三章見不止于閨房之  
雍和已也其好賢用以遺贈之具婦亦有  
以成之如此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預○琴○一○筆○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  
美孟姜洵美且都

本韻○賦也下同

○有女同車顏

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

不忘

韻本

小序謂刺忽必不是解者因以同車爲親  
迎然親迎豈是同車乎明係曲解且忽已  
辭昏安得言親迎耶又謂孟姜爲文姜文  
姜淫亂殺夫幾亡魯國何以贊其德音不  
忘乎孔氏謂前欲以文姜妻之後又欲以  
他女妻之他女必幼于文姜而經謂之孟  
姜者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此  
依大序謂忽有功于齊故又謂非文姜其

周章無定說如此詩人之辭多有相同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若集傳謂淫詩更不足辨

舊解以上有文與孟姜爲一人嚴氏謂其文重複當爲兩人然其解仍依舊說季明德謂同車爲姪婦之從嫁者孟姜指適夫人也其說存之

以其下車而行如聞其佩王之聲故以將翔翽翽先之善于摹神者翔翽字從羽故

上詩雲鳧鴈此則借以言美人亦如羽族  
之翺翔也。神女賦宛若游龍乘雲翔洛神  
賦若將飛而未翔又翩若驚鴻又體迅飛  
鳧又或翔神渚皆從此托出。

交有女圖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本

也。此而賦也。下同。○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

乃見狡童本

小序謂刺忽太序謂所美非美然皆影響  
之辭大序意以若不類忽辭昏事因云所

美非美則用人亦可通之故後人多作用人解然則以上篇爲辭昏者其非確亦可知矣集傳以序之不足服人也于是起而全叛之以爲淫詩則更妄矣

扶蘇毛傳謂小木非也蓋謂枝葉扶蘇乃大木也扶蘇橋松比子都子充荷華游龍比狂狡義甚明然人不敢爲此解者以荷華亦佳卉也

宋儒尤重之以周茂叔有愛蓮說也

不知詩意

只以在山之高大者喻美在隙之卑弱者喻不美初未嘗拘自解者拘之于是不得



不以扶蘇爲小木而以喻不美以荷華喻  
美下章則又以橋松喻美以游龍喻不美  
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也子都必古之  
美人故孟子曰子都之姣子充恐只是趁  
下童字韻不必亦爲古之美人觀子都下  
以且字助辭趁韻亦可悟童字上以充字  
趁韻矣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六見、萎、緜、况  
蔣兮蔣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本韻女  
比而賦也○蔣兮蔣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  
下同

倡子娶

本韻女

小序謂刺忽無据集傳謂淫詩尤可恨

何元

子曰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殆非人理言之汚人齒頰矣

蘇氏曰木槁則其葉懼風風至而墮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于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子苟倡之子將和女蓋有異志矣此說可存愚按或謂賢者憂國亂被伐而望救于他國亦可抑風旄丘亦有叔兮伯兮是也

倡和成語倡要則否蓋爲協漂字耳觀此

當信予謂詩有趁韻之說矣

蕓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

餐

本韻此賦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

之故使我不能息

本韻兮

小序謂刺忽呼君爲狡童似未安或謂刺

祭仲祭仲此時非童也前人已辨之

此篇與上篇皆有深于憂時之意大抵在

鄭之亂朝其所指何人何事不可知矣

二章不與我食此句難通蓋以世無人怨不

與我食者毛傳謂不與賢人共食祿然則  
賢人豈有以不食祿懟君之理以不食祿  
懟君豈得爲賢且既不食祿又何必如此  
憂時困苦以至寢食俱廢耶嚴氏不從以  
爲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亦甚牽強蓋皆  
不知詩人之意隨筆轉換絕不拘泥繩束  
似後人爲文此卽承上章不能餐來不能  
餐猶之不與我食也上章言不能餐指飲  
食此章言不能息指起居猶言寢食俱廢  
也只重上章不與我言以至寢食俱廢之

義其不與我食只順下湊合成文勿爲所  
瞞方可謂之善說詩

史載箕子麥秀歌襲此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本韻

狂童之狂也且無韻下同。○子惠思我褰

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本韻狂童之狂也

且

舊解皆謂忽笑爭國國人思大國正已狂

童指笑

其不指忽者以忽爲世子嗣位其  
立也正國人初不怨之且年長于

突不得爲童又國人後人以集傳言淫詩  
不得稱君爲狂童也  
之妄也故多從之然其實不然春秋突以  
桓十五年奔蔡其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  
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  
蔡侯伐鄭左傳曰謀伐鄭將納厲公也是  
諸侯皆助突伐忽今乃謂國人怨突篡國  
而望他國來見正豈非夢語耶且士字亦說不去或  
謂童指祭仲尤謬不辨又或者仍惑集傳以爲淫詩  
按左氏鄭六卿餞韓宣子而子太叔賦之  
豈敢以本國之淫詩贈大國之卿哉必不

然矣因嘆序說思見正本循韓宣子子太叔之言而云而集傳以爲淫詩又不一顧之皆非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本韻今賦也下序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本韻今賦也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本韻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本韻

韻本

此女子于歸自咏之詩俟巷俟堂男子親

迎也女子在房觀之悔不能送將也于是

復自言其登車之時衣錦衣錦裳且有加

衣如此叔伯指送者士昏禮有送者不必定是兄弟即送者之

長幼而乃駕予而行以歸之矣何元子曰

言也人與男子失配既乃悔之而作則是奔也

豈有奔其人而乃具禮服以待車馬者乎

且堂上非所私之地既稱伯又稱叔何所私之衆哉

手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韻本

興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

不我即韻本

詩經

卷五



此詩自序傳以來無不目爲淫詩者吾以爲貞詩亦奚不可男子欲求此女此女貞潔自守不肯苟從故男子有室邇人遠之嘆下章不我卽者所以寫其人遠也女子貞矣然則男子雖萌其心而遂止亦不得爲淫矣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較論語所引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所勝爲多彼言室遠此偏言室邇而以遠字屬人靈心妙手又八字中不露一思字乃覺無非思尤妙思字于下

章始露之。子不我卽。正釋人遠。又以見人遠之非果遠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

初。號。雞鳴

初。號。喈喈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韻本

下。興也。

○風雨瀟瀟

再。號。雞鳴

膠膠既見君子云

胡不瘳

韻本

○風雨如晦

三。號。雞鳴

不已

三。號。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

韻本

小序謂思君子此何必言

睹爲衆聲和初鳴聲尙微但覺其衆和耳再鳴則聲漸高膠膠同聲高大也三號以

言...  
後天將曉相積不已矣如晦正寫其明也  
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爲如晦則淒淒瀟瀟  
瀟時尙晦可知詩意之妙如此無人領會  
可與語而心賞者如何如何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本韻○賦也下同○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

子寧不來本韻○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

見如三月本韻兮

小序謂刺學校廢無据此疑亦思友之詩

玩縱我不往之言當是師之于弟子也禮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是也又禮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故曰青衿其于佩亦曰青青者順承上文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本韻○興而此也下同

○揚之水不

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

本韻

序謂閔忽之無忠臣曹氏曰左傳莊十四

年忽與子儀子奭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然則非閔忽詩明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妙

衣○飾綦巾聊樂我員本韻○賦○出其闔闔有

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綰衣茹蘆聊可

與娛本韻

小序謂閔亂詩絕無此意按鄭國春月士女出遊士人見之自言無所繫思而室家

聊足與娛樂也男固貞矣女不必淫以如  
雲如茶之女而皆謂之淫罪過罪過人孰  
無母妻女哉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本韻今同興也○野有蔓草零露  
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

臧本韻

小序謂思遇時絕無意或以爲邂逅賢者  
作然則賢其清揚婉兮之美耶

詩經通論

卷五

五

此似男女及時昏姻之詩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

韻本

兮女曰

叔○問○答○甚○奇○此○亦○士○節○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

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本韻也○

同 ○溱與洧瀏其清兮士與女殷其盈

韻本矣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序謂淫詩此刺淫詩也篇中士女字甚多

非士與女所自作明矣

集傳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此本後漢書薛君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韓詩傳亦云之按此卽所謂祓禊乃起于漢時後謂之修禊事今以言詩蓋附會之說也又秉蘭者禮內則佩帨菑蘭男女皆佩容臭也秉者身秉之不必定是手執也集傳以秉蘭爲采蘭尤誤蘭生谷中豈生水中乎且手中旣秉蘭又秉勺以贈亦稠疊



不合矣又謂芍藥香草也亦謬芍藥卽今牡丹古名芍藥自唐元宗始得木芍藥于宮中因呼牡丹詳見予庸言錄其花香根葉不香何得混云香草乎又名以藥者其根藥中用此甚廣故獨擅藥名卽今所謂白芍也漢人醫方有白芍無牡丹皮其丹皮亦唐後醫方始見之或曰芍藥善理血爲婦人要藥故以贈之又鄭卽今河南地今河南牡丹甚多蓋古時已然故詩人所咏及之焉

歷觀鄭風諸詩其類淫詩者惟將仲子及此篇而已將仲子爲女謝男之詩此篇則刺淫者也皆非淫詩若以其迹論召南之野有死麕邶風之靜女鄘風之桑中齊風之東方之日亦孰非鄰于淫者何獨咎鄭也蓋貞淫間雜採詩者皆所不廢第以出諸諷刺之口其要旨歸于思無邪而已且鄭詩之善者亦未嘗少于他國也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德尙矣女曰雞鳴大有脫簪之風出其東門亦類漢廣之義率皆嚴

氣正性奚淫。為特以陋儒誤讀魯論放  
鄭聲一語。于是堅執成見。曲解經文。謂之  
淫詩。且謂之女惑男。直是失其本心。于以  
犯大不韙。為名教罪人。此千載以下人人  
所共惡者。予更何贅焉。特自作序者。固哉  
為詩。必欲切合鄭事。夫言詩而有闕。國是  
疇不願之。然其如不類。何故。予謂漢儒言  
詩。不類以致宋儒起而叛之。于是肆其邪  
說。無所忌憚。予固不憾。漢儒言詩。不類憾  
其言詩。不類。使後人一折而入于淫耳。予

讀鄭風諸篇于漢宋之儒不能無三嘆焉  
然漢儒之誤也猶正宋儒之誤也則邪宋  
儒之罪實浮于漢儒多矣或曰子旣兩不  
許可何以多無說處此曰生數千載以下  
必欲妄解數千載以上之詩是仍踵漢宋  
之餘習不則且爲明之豐坊何楷也吾不  
敢也故寧甘寡昧所不得辭後之人亦可  
諒予志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經通論卷六

新安首源

韓城寶珊

齊

雞宿○虛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實

賦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論○視

月出之光本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工○語

歸矣無庶子韻子憎本

序謂思賢妃刺哀公朱鬱儀謂美乙公之

王姬偽說謂衛姬勸桓公衆說不一皆無

確据然則序亦安可從也

此似刺齊侯之詩嚴氏謂上二章太史奏  
雞鳴公乃謂此非雞之鳴是蒼蠅之聲耳  
以見其荒淫昏亂似是二章放此三章爲  
語其所昵之辭亦可通舊說皆謂三章爲  
賢妃之辭匪雞則鳴忽下斷語又稱君爲  
子皆未安

此詩大旨予從嚴氏若夫嚴氏曰舊說以  
爲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  
爲雞聲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

之前無蠅聲也此說誤矣卽作賢妃誤以  
蠅聲爲雞聲解亦可何也蠅聲夜中雖間  
有之今小蠅無聲然亦不必泥蒼蠅之聲  
猶云蟲鳴聲耳秋夜有蟲鳴此必夏夜故  
云蒼蠅或謂賢妃誤聽或謂君誤指皆無  
不可乃謂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是誤  
以蚊聲爲蠅聲也蚊則天將明飛而有聲  
卽下所謂蟲飛薨薨是也自嚴氏爲此說  
後人均疑蠅聲在雞鳴後與下月光不一  
例于是紛紛鑿解朱鬱儀謂月字乃日字

之誤季明德以一章爲疑其已遲二章爲  
幸其尙蚤何元子曰賢妃謂君毋謂雞聲  
爲蚤過此以往不但聞雞聲將有蒼蠅之  
聲矣因歎詩人本謂誤以蠅聲爲雞聲解

詩者又誤以蠅聲爲蚊聲真堪捧腹

埤雅蠅喜風飛

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蠅聚者也因用而生與蚊實異說文秦謂之蠅楚謂之蚊似未深考

三章會且歸矣君謂朝會者且欲歸而治事

矣無庶予子憎謂庶幾無使人憎子與子

也是倒字句法以見君天明方起尙畱戀

于色而爲辭也嚴氏謂吾會朝卽歸庶無



爲吾子所憎也鄙而稚集傳主賢妃言謂  
俟君不出則將散而歸矣並無理

增此詩謂賢妃作亦可卽謂賢大夫之妻  
作亦何不可總之警其夫欲令早起故終  
夜關心乍寐乍覺誤以蠅聲爲雞聲以月  
光爲東方明真情實境寫來活現此亦夏  
月廿四五六七等夜常有之事惟知者可  
與道耳庭燎不安於寢問夜何其亦同此  
意乃解詩者不知領會微旨專在字句紛  
紛聚辯使人不見詩之妙何耶愚謂此詩

妙處須於句外求之如以辭而已非惟索解爲難且將怪作者矛盾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多以義字見矣遭我乎猶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

揖我謂我儼本賦也兮韻○子之茂兮遭我乎

猶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本韻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猶之陽兮並驅從兩狼

兮揖我謂我臧本韻兮

序謂刺哀公無据按田獵亦男子所有事  
豳風之于貉爲褻秦風之奉時辰牡安在

其爲荒哉且此無君公字乃民庶耳則尤  
不當刺第詩之贈答處若有矜誇之意以  
爲見齊俗之尙功利則可若必曰不自知  
其非曰其俗不美無乃矮人觀場之見乎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

實、  
韻本乎而賦也○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

而尙之以瓊瑩韻本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

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韻本乎而

序謂刺時不親迎按此本言親迎必欲反

之爲刺何居若是則凡美者皆可爲刺矣  
又可異者呂氏祖其刺不親迎之說以爲  
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安見此著與庭堂  
爲壻家而非女家乎鄭風羊篇亦有俟我  
乎堂句解者皆以爲女家又何居况卽謂  
女至壻家安知其前壻不至女家耶  
此女子于歸見壻親迎之詩今不可知其  
爲何人觀充耳以瓊玉則亦貴人矣瓊赤  
玉貴者用之華瑩英取協韻以贊其王之  
色澤也毛傳分瓊華瓊瑩瓊英爲三種物

已自可笑而又以瓊華爲石瓊瑩瓊英爲石似玉又以分君卿大夫士尤謬集傳本之皆以三者爲石似玉亦不可解著庭堂三地素青黃統之三色瓊惟一玉而以華瑩英贊之虛實位置如此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予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本韻兮興也○東方之月兮彼姝者予

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本韻兮

小序謂刺衰孔氏謂刺哀公僞傳說謂刺

襄公何无子謂刺襄公說詩者果可以羣  
選臆見如是乎

此刺淫之詩以日月爲興作兩章韻頭耳  
孰泥日月求解皆非是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本韻

顛之倒之白公召

本韻

之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

本韻

倒之顛之自

公令

本韻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

夜不夙則莫

本韻也

小序謂刺無節然古人雞鳴而起雞鳴時

正東方未明可以起矣並不爲蚤何言無節乎此泥後世晏起而妄論古可笑也未章難詳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

日歸止曷又懷

本止也下同

○葛屨五兩冠

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

從

本韻

止○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

本韻

既曰告止曷又鞠

本韻

止○析

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本止

詩中曰魯道曰齊子明是齊襄公文姜之事又四章皆有既曰及曷又字其爲刺辭亦甚顯然

小序謂刺齊襄公只似籠統語集傳謂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未免割裂辭意不貫季明德謂通篇刺文姜然則雄狐之說爲何何元子謂惟首章首二句刺齊襄首章懷字刺文姜二章從字刺魯桓下二章又追原其夫婦成昏之始九鑿惟嚴



氏謂通篇刺魯桓似得之蓋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也其曰雄狐綏綏然求匹喻魯桓求昏于齊也又曰齊人不敢斥言其君之惡而歸咎于魯之辭也辭雖歸咎于魯所以刺襄公者深矣如此則辭旨歸一而意亦周匝

二章五伍通參伍之伍葛履相伍必兩冠綏必雙下句不用伍字卽承上意而以止字足之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怵怵本韻

賦也○比而○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

心怵怵本韻○比○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

幾見兮突而弁本韻兮非比然未詳

此詩未詳小序謂刺襄公無据大序謂無

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云云集

傳且謂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

云云大抵皆影響之論而集傳說理于詩

尤遠又以末章爲比按末章明是賦必無

此比體惟知者可與道耳何元子謂刺魯

莊公以末章云婉兮變兮猗嗟亦云猗嗟  
變兮清揚婉兮也按詩多同句而上二章  
之辭則全不合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賦○盧重環其

人美且鬢○韻○盧重錡其人美且偲○韻

序謂刺襄公何元子曰公羊傳載莊四年

公與齊侯狩于禚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

于貝丘見大夫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因遂爲無

知所裁此兒爲襄公好田之證

瑜命卽環錡之聲髮說文髮好也偲集傳  
曰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偲思古通  
用按以上髮字例之則此說是

盧命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本韻

○此而賦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本韻

○此而賦其從如雨本韻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

正其從如水本韻

此指文姜詩歸指于歸從指從嫁自順集

傳以文姜如齊多在莊公之世故以爲刺  
莊公非也因以歸爲歸寧既牽強而不能  
防閑其母之罪孰若不能防閑其妻之罪  
爲尤重耶

一章

二章魴鰈魴鱣總連魴字蓋魴爲魚之絕

美陳風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是也鰈與  
鱣取換韻脚耳不必泥○三章唯唯毛傳謂

出入不制雖非唯字正義然于詩旨則合  
姑從之鄭氏謂行相隨順之貌若是則爲  
此下從者矣詩意本取餼苟不能制魚况

魯桓不能制妻乃况從者何耶不可從

魚陰類故比文姜雲雨水亦皆陰氣故比

從者

敝筍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簞茀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本

賦也

○四驅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

子豈弟

本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

齊子翱翔

本

○汶水洄洄行人儻儻魯道有

蕩齊子遊敖

本

小序謂刺齊襄因以前二章上二句指襄

公集傳皆以爲指文姜意亦貫

載驅四章章四句

倚嗟昌兮頌而長兮抑若揚兮美且揚兮巧

趨踰兮射則臧本賦也○倚嗟名兮美且

清兮樣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

本頌兮而○射○貫○必○有○力○故○言○本○韻○兮

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本韻兮

小序謂刺莊公是

何元子曰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

茲此詩疑歸狩糝事蓋公朝齊而因以狩

也古者諸侯相朝則有賓射故所言者皆賓射之禮又詩曰展我甥兮自是莊公初至齊而人驟見之之語此說似有理

一章巧趨踰兮何元子曰蓋升階降階就位

復位之時○二章何元子曰儀賓射之儀既

成言終事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發必中

時故不出正也○三章何元子曰貫貫布也

禮射布侯中必貫始釋算鄉射禮云不貫

不釋是也反者反其矢于受矢之處卽福

是也



大序曰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焉蓋本公  
穀二傳爲說春秋子同生穀梁曰疑故志  
之公羊曰夫人譖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  
齊侯之子也按此事曖昧序據以說詩謬  
鄭氏于展我甥兮之下云展誠也言誠者  
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又本序說然詩人未  
必果有此意也後之解詩者不信序說則  
不用可也集傳旣用序說又爲之辨誣尤  
可笑

集傳于美目揚兮釋曰揚目之動也于清

揚婉兮又曰揚眉之美也何居

三章皆言射極有條理而敘法錯綜入妙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本韻

要之褸之好人服

本韻之興也

○好人提提宛然

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本韻賦也

此詩刺褊已見本文大序因糾糾葛屨二

句併爲刺儉嗇非也儉爲美德與其奢也

寧儉夫子不云乎序之以爲儉嗇者誤泥

首章首二句以爲賦也不知此是興詩人  
取興多有難詳者不必執泥強求集傳旣  
以爲興是已乃亦依序謂刺儉嗇何耶毛  
傳以女爲嫁未三月之女武斷殊甚集傳  
亦謬從之

此詩疑其時夫人之妾媵所作以刺夫人  
者

一章糾糾毛傳曰猶繚繚也集傳曰繚戾寒  
涼之意以傳繚字作繚戾寒涼合下履霜  
意杜撰而雅詩取興謂雖糾糾之葛屨亦

可以履霜則摻摻之女手亦可以縫裳矣  
于是耍之襪之使好人服之好人猶美人  
指夫人也以見其服事之勤如此○二章于  
是承好人而言見其提提然安諦也其儀  
容宛然左避而退讓也其服飾佩其象拂  
也維是其心褊急是以爲刺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  
度殊異乎公路本韻○典也下同○彼汾一方言采  
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本韻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本韻

小序謂刺儉此蒙上篇之誤而爲說也此篇不惟絕不見刺意且亦無儉意乃謂魏君親采莫與桑與蕢以合儉之之說豈不稚甚可笑乎且詩亦無咏人采莫又采桑又采蕢者其爲興義甚明彼蓋直以每章上二句爲賦也集傳旣以爲興而亦依序謂刺儉何耶其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也則采莫爲他物矣刺儉之意

言系六言  
于何而見又曰儉嗇褊急之態前連上篇  
褊急以入此篇尤可笑又毛鄭諸解以美  
無度爲美辭以殊異乎公路爲刺辭方美  
而忽刺亦無此理

此詩人贊其公族大夫之詩托言采物而  
見其人以起興也當時公族之人多習爲  
驕貴不循禮法故言此子美不可量殊異  
乎公路之輩猶言超出流輩也正意在末  
章公族二字公路公行亦公族官名取換  
韻耳左傳晉有公族公行之官不必據以

解此安知魏之制度同于晉乎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

我者謂我士也驕死○行○文○極○聲○備○辨○行○之○致○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

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本○韻

也○下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

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本○韻彼人是哉子

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

勿思

小序謂刺時大序謂國小而無德教集傳

禾之大抵皆依摹上三篇爲說也

此賢者憂時之詩

園有桃二句毛傳集傳皆以爲興是已然  
毛傳謂園有桃其實之微國有民得其力  
非是集傳謂園有桃則其實之微矣心之  
憂則我歌且謠矣亦無意義此蓋謂桃棘  
果實之賤者園有之猶可以爲食與國之  
無人也故直接以心之憂矣云云詩之興  
體不一在乎善會之而已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

本韻

兮父曰嗟予子

句

行役

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本韻

賦

○

陟彼屺兮瞻望母

本韻

兮母曰嗟予季

句

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本韻

○陟彼岡

兮瞻望兄

本韻

兮兄曰嗟子弟

句

行役夙夜必

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本韻

小序謂孝子行役思念父母是

爾雅有草木岵無草木岵

岵

毛傳反之非

父曰以下皆父于其臨行教戒之辭無止

謂無止于彼而不來也無棄謂無棄我而

不歸也無死則加激切矣集傳于上二章皆預纏死字無謂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

本韻兮也賦

下同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

本韻兮

此類刺淫之詩蓋以桑者爲婦人古稱採

桑皆婦人無稱男子者若爲君子思隱則

何爲及于婦人耶毛傳解閑閑之義曰閑

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蓋已知桑者爲

女子微見其意矣曹植詩云美女妖且閒

採桑岐路間亦得此意古西北之地多植  
桑與今絕異故指男女之私者必曰桑中  
也此描摹桑者閑閑泄泄之態而行將與  
之還而往正類其意不然則夫之呼其妻  
亦未可知也因歎此詩若雜鄭風中集傳  
必以爲淫詩今在魏風遂不之覺于此見  
其有耳而無目則其謂鄭風爲淫詩者其  
非淫詩可知矣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此十畝者合  
兩宅而言故曰之間泄泄亦閑閑之義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白北人亦如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本韻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漣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本韻

小序謂刺貪大序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  
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謂刺貪者指不稼以  
下而言也謂不得進仕者指章首三句而  
言也刺貪與不得進仕各自爲義兩不相  
蒙又首三句解詩者不爲賦則爲比今按  
之以爲賦者

毛鄭解集  
傳從之

則以伐檀爲實事

夫君子之人豈必從事力作卽從事力作  
如伐檀及稼穡狩獵諸事庸夫類爲之皆  
自食其力君子爲此何以見其賢既有難  
通而河水清且漣漪一句竟無著落言君

子不仕伐檀以自給而置于河干可也何  
爲贊河水耶毛傳云若俟河水清且漣此  
倣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爲說添出若  
俟字殊非詔氣以爲比者蘇氏謂伐檀宜  
爲車今河非用車之處仍只君子不得進  
仕之義與下義不蒙而河水一句雖竭力  
曲解亦終不合

再四思之此首三句非賦非比乃興也興  
體不必盡與下所咏合不可固執求之只  
是咏君子者適見有伐檀爲車用置于河

于而河水正清且漣猗之時卽所見以爲  
興而下乃咏其事也

此詩美君子之不素餐不稼四句只是借  
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罵小人乃反  
襯不素餐之義耳末二句始露其旨若以  
爲刺貪失之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

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本韻

而賦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

我肯德逝將去女適比樂國樂國樂國爰得

我直

韻本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

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

永號

韻本

此詩刺重斂苛政特爲明顯

碩鼠三章章八句

唐

威、時、惜、移、許、學、端、于、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

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本韻賦

也下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



其適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嘸  
嘸本○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  
其愴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  
休本

小序謂刺晉昭公集傳謂民間終歲勞苦  
之詩觀詩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  
盡是細民乃士大夫之詩也

每章八句上四句一意下四句一意上四  
句言及時行樂下四句又戒無過甚也蘇  
氏以其前後不類作君臣告語之辭鑿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樛隈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

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本韻○興也下同

○山有栲隈有柞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

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本韻

○山

有漆隈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本韻

小序謂刺晉昭公無据集傳謂答前篇之

意而解其憂亦謬前篇先言及時爲樂後

言無過甚此篇惟言樂而已何謂答之乎

朱之辨序曰宛其死矣之言非臣子所得  
施于君父者何元子因以爲諸大夫哀昭  
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辭解詩若此豈  
有定見者耶季明德謂刺儉不中禮之詩  
差可通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若直依詩詞作及時行樂解則類曠達者  
流未可爲訓且其人無子耶若有之則以  
子孫爲他人是莊子之委蛻佛家之本空  
矣故諸家謂刺時君之敗亡者意本近是  
然無所考烏得鑿然以爲刺某公平

三章且以永日猶云盡此一日也集傳云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既昧永日之義且人憂則苦日長樂則嫌日短嚴氏已譏其反說矣

山有樛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襪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木韻○此而下同賦也

○揚之水白石

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

告人

木韻

大序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嚴氏曰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昭公無叛心也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嚴氏此說得詩之正意集傳誤從序故予謂遵序者莫若集傳也

章一揚之水水之淺而緩者白石鑿鑿喻隱謀之彰露也予指叛者君子指桓叔嚴氏曰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將與爲叛以

應曲沃者矣此微詞以洩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爲之備也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洩漏其事且自取敗也。三章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若爲國人將叛而作則爲反詩矣可乎哉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本韻

椒聊且遠條本韻且比而賦也下同○椒聊之實蕃衍

盈匊彼其之子碩舊本皆作實疑誤今正之大且篤本韻椒

聊且遠條且

大序謂君子見沃之盛彊知其蕃衍盛大  
子孫將有晉國焉觀詩曰蕃衍曰碩大曰  
遠似指桓公故無疑也

何元子曰聊舊以爲語助辭似非文理

愚按

且既爲語助聊不應更爲語助也按爾雅云杞檠梅杞者

聊檠梅名杞其杞者名聊也杞說文高木  
也聊卽杞之高者按此說是則是椒聊且  
歎其枝之高也遠條且歎其條之遠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爾雅○悅○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

兮子兮如此良人

本與也

○綢繆束薪三

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

邂逅何○綢繆束薪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

本何

据子兮之詞是詩人見人成昏而作序謂

國亂昏姻不得其時恐亦臆測如今人賀

人作花燭詩亦無不可也

三參通毛傳謂參是也王肅謂十月亦是

其日在天統言之在隅言其方在戶据人

在戶中而言皆一意也一章子兮指女二



章子兮合指三章子兮指男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林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本韻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  
胡不飲本韻焉興也○有林之杜其葉菁菁獨  
行晷晷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本韻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此詩之意似不得于兄弟而終望兄弟比  
助之辭言我獨行無偶豈無他人可共行  
乎然終不如我兄弟也使他人而苟如兄

弟也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親比我而人  
無兄弟者胡不佞助我乎行之人卽上他  
人以見他人莫如我兄弟也卽常棣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之意嗟行之人以下意貫  
至末兩胡不反問之詞猶云行人胡不比

我佞我耳人無兄弟一句是夾入成章者

不重亦不必泥

註疏及蘇嚴二氏解此四句皆不合而集傳尤謬其

曰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  
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踳齟耳于是嗟  
歎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隣  
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按上旣曰豈無他  
人可與同行不如我兄弟下又仍望他人  
閱我憐我自爲乖反甚可笑且世安有望

行路之人而閔憐我者乎若是則乞人耳  
又不如我同父明是有兄弟人口氣乃曰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並謬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本韻○賦也下同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

人維子之好本韻

序謂刺在位之詩毛傳釋居居曰壞惡不  
相親比之貌釋究究曰猶居居也爾雅曰  
居居究究惡也合二者之言序說或是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

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也本韻○興○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

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本韻○肅肅鵠

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本韻

大序謂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

征役不得養父母之詩今以詩中王事二

字而信其說

鵠羽三章章七句

○起○得○元○便○飄○忽○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本韻兮賦

下章注亦奇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本韻

兮

小序謂美晉武公是美者其詩人美之傳之于世人則以為刺耳正不相妨朱仲晦不喻其意力詆小序謂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理悖倫未有如此之甚者甚無謂篇中子兮指武公序以為請命于天子之使意以子屬天子之使也然增出矣集傳以子為武公自指天子謬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sup>真情</sup>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

本韻

中心好之曷飲食

本韻之興也

下同○有林之杜生

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

本韻

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集傳謂此人好賢而不足以致之是

首二句是興不必作比解

賢者初不望人飲食而好賢之人則惟思以飲食申其殷勤之意緇衣改衣授餐亦然此真善體人情以爲言也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本韻

也興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

獨息本韻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

此誰與獨旦本韻 ○賦 ○夏之日冬之夜百

歲之後歸于其居本韻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

之後歸于其室本韻

小序謂刺晉獻公是曹氏數獻公二十三

年之間凡十一戰則婦人于夫征役而思

之者多矣

此詩或謂思存或謂悼亡据思存爲是末章百歲之後謂此時不得共處百歲之後擬同歸于九泉之居矢其志之守義無他也云百歲者卽借老之意若夫已死而自云已百歲之後同歸于居便非語氣

章一首二句是興或以爲賦或以爲比皆非誰與獨處何元子曰我其誰與乎但獨處而已後章倣此各以二字爲文遞轉而下與易匪寇昏媾句法同○四章言夏冬者取時變之大猶今人言寒暑更裘葛屨易



也見其無時不思此一義也云日夜者見其無刻不思此又一義也以日屬夏以夜屬冬則各以其長者言之此又一義也末章轉換亦以見時之轉換此又一義也詩義之耐人尋繹如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通、篇、以、查、詞、重、句、續、綿、動、變、而、委、態、亦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復、福、與、  
本韻

也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同

無與本韻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

詩經通義卷之二  
三  
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  
從本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序謂刺晉獻公聽讒是

首二句是興以爲比非

首陽山名集傳以首陽爲首山之南然則  
下何以云首陽之東乎

采芘三章章八句